



## 我家的深夜食堂

□赵琼

“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”许多个夜里,我追赶炊烟吃过不少热气腾腾的夜排档,也在老板的吆喝声中用食物温暖身体。但暖我那颗心的,始终是我家的深夜食堂,那是我心灵的寄托。

幼年,父亲在外打工。母亲不会做饭,通常不是带我去外婆家蹭饭,就是下小馆子吃。可时间一久,外婆也稍有微词,小馆子又贵又不卫生,小孩子的胃吸收不了那么油腻的东西,终于我还是病了,在夜里上吐下泻,可把母亲急坏了。她叫了一辆三轮车带我去医院看病,医生却语重心长地说,孩子胃弱,得悉心养着,母亲在一旁连连点头。那以后,母亲开始学做饭。母亲做的饭可真“简陋”啊,菜不是半生不熟就是焦了,让人无从下口。母亲不气馁,买了烹饪书来,一有空就泡在厨房里钻研,在一次我对她的糖醋排骨赞不绝口时欣慰地笑了。

因我胃不好,母亲为克制我少食多餐,正餐的菜量并不多,而她往往会在晚上用鸡汤为我煮上两个去壳鸡蛋。入味的鸡蛋用菜刀切成一片一片,放在我的小碗里,再洒上些葱,简直色香味俱全。喝着养胃的鸡汤,我的心里也暖暖的。

读高中时,我不住校,每每在卧室点着一盏小灯熬到黑漆漆的夜。母亲会一直在她的房间候着,约莫我该中场休息了,便到厨房切菜、备菜,有时我吃的是一碗热汤面,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;有时是一碗鲜甜的排骨粥;有时则是鸡汁馄饨……不得不说,母亲的厨艺在一次次的深夜食堂中长进许多。看着我满足地吃的模样,母亲也满足了。

结婚后,丈夫承包了这片深夜食堂。我的工作经常需要加班,到家后我总是惯性地打开外卖软件,皱着眉头点一份外卖,因为那是生活。而丈夫偷偷卸载了我手机里的外卖软件,穿个围裙拿着一份自制家庭菜单请我点餐,令我忍俊。菜单里的菜多是家常菜,只是配料表里画了一颗大大的爱心。而丈夫一边起油锅,一边对着做菜视频学习的模样,好熟悉。

当我也成了一名母亲,深夜食堂的主人又成了我。我翻看各种软件学做宝宝辅食,看到谁晒了美食会红着脸贴上去问制作教程,留神着身边各种能做成菜的食材,一遍遍尝试着各种调料,只为孩子入口后能说一句“真好吃”。无数个深夜,我的身影奔波在厨房,留下阵阵菜香。

其实,我家的深夜食堂在味觉上未必是最好的,只是亲情和爱填补了其中的不足,在齿间留下久久的香味。深夜食堂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、亲情与爱情,暖胃更暖心。



## 母亲的归宿

□刘庆明

在乡下一所村小学上班的陈兴这几天和老婆吵翻了天,吵嘴原因,关于陈兴的患痴呆病母亲的安排,意见不统一。

陈兴不同意把母亲送到养老院,他对老婆说:“我们是省了护理的麻烦,家里也清静,可我心里总觉得不是个滋味儿,对不住母亲,不是说养老院条件不好,是母亲缺少一种亲人关怀的温暖,另外没亲人在身边,我心里一点也不踏实。”

老婆说:“母亲在家里没人照顾,我要上班,你在乡下教书,两个儿女读书。请人到家里护理,包吃住,开销大,家里经济承受不起。”

陈兴沉默了,心里想,自己不上班,家里两个孩子读书要钱啊。

陈兴半晌才作声,有气无力地说:“依你意见办吧。”

那天,陈兴把母亲安置在县城一所民办养老院,和那里的工作人员交代后,有些不放心地准备离开,这时他母亲抓住他的手突然又清醒地说:“儿啊,这不是我们家呀,你把我领到这儿做什么?我害怕,我孤独,我要走。”母亲说着就往外走,接着又返回来,又犯糊涂,说:“这儿好,这儿是我家,你不是在这儿吗?”

儿子望着痴呆的母亲,哭笑不得。母亲以前脑子好使,现在老了,怎成这样呢?他想起小时母亲对他的种种爱,两眼红了起来。他狠着心告别了母亲,去上班了。

这天,他到邻居家,他们在做艾青团子,他就想起小时候,一到春天,母亲带着他漫山遍野里,采摘地上翠绿的艾青,

闻着散发出来的阵阵艾香,他的口水流了出来。

于是他要老婆下了班,到野外采摘艾青。老婆点点头,她知道老公的意思,婆婆喜欢吃艾青米团。

她采了艾青,做好艾青米团,由老公送到养老院。这时母亲又不认得他,收下艾青米团,高兴极了,拿起就往口里送,一边吃,一边对别人说:“好吃,好吃,我要把它留给我儿子吃。”说完,就把艾青米团往口袋里装。

别人说:“他就是你儿子。”

她看着儿子半天,还是摇摇头。

儿子看着,心里又难过,又感动,对母亲说:“妈,我是你儿子陈兴呀,这是我送给你吃的,我们家里有。”

可母亲根本听不进他说的话,反复说:“我要留给我儿子吃。”

陈兴眼睛潮湿了,突然心里有了决定:他要把母亲接回家照顾,白天请人照顾,晚上自己照顾,老婆再反对,就和她离婚,他不能不要母亲。母亲这把年纪了,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,越来越珍贵。想到这,他和院里的负责人商量好,便把母亲接回了家。

老婆看他把母亲接回家,傻眼了,看着他这次与往日的眼光不同,胆怯地没敢多说。陈兴对老婆说:“我们再不能与母亲分开。就是再苦再累,我们也不能苦母亲,让母亲孤独。”

老婆低下头,想了想,觉得老公做得对,自己过于自私,最后用实际行动和老公一道细心地照顾着婆婆的起居生活。

## 老来学书法

□孙琪

2021年快要退休时,适逢县书画院举办的“墨香建湖”书法公益培训第三期开班,对书法感兴趣的我不犹豫地报了名。

千万别小看我是“八十岁学个吹鼓手”,培训班的老师可是“皇家乐队”的!咸蕴、李耀中、凌炳奇、李焰、葛步松五位老师都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分别教授我们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等五种书体。

老师们讲课时博古通今,深入浅出,让我们领略了不同书体之美。学员们课堂上被千姿百态的书法艺术所折服,下课后聚在一起商议如何买字帖。当我学写篆书时,被篆书之古朴刚劲、方正独特所吸引,买了大篆又买小篆;学写隶书时,又羡慕隶书蚕头燕尾、一波三折之美,又是一通买……五种书体学过后,家里的碑帖在地上摞起来,差不多齐膝高了。

书写结业作品时,我决定写行草,却发现折笔、翻笔还不行,又享受起“远程”教学——葛老师亲自示范讲解并录制视频发给我,还叮嘱,如果作品写对联可用万年红纸,醒目好看。

去年二月,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、县纪委监委、县妇联等部门联合发出“创文明家庭 传优良家风”巾帼书美摄作品征集启事,李焰老师第一时间联系班上女学员,在她的耳提面命之下,我们的作品在三八妇女节如期展出!

去年国庆,有十多位墨香建湖书法公益培训班的学员,在县总工会牵头举办“中国梦·劳动美——匠心映初心 丹青颂国庆”建湖县首届职工书画比赛活动中获奖,我也有幸获得了三等奖,真心感谢墨香建湖这个平台,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出。

